

“宗传东鲁”是祖训

“宗传东鲁，祠构南宾”，是我灵山劳氏宗祠大门的一副楹联。“鲁”山东的简称，崂山位于山东省的东部，这就简明指出崂山是我们劳姓的发祥地。“宗传东鲁”其实是我们祖先的一个遗训，我们的前辈在宗祠建成后用楹联的形式，简明扼要地把这一姓源的遗训刻在大门的木质柱子上。并在祭祖的祭文中说：“祖派开渤海，绩著莱阳……。”年年祭祖时主祭者照念给参祭的宗亲听，借以启迪世代宗亲，永不忘宗叛祖。近年来，有些人背离祖先的遗训，提出站不住脚的“以赵易劳”说，并把它塞进族谱里，这是一个极其轻率，极不负责任的严重事件。

翻遍国家出版的姓源著作，其中对有关劳氏姓源的论述，集中到一点就是“劳氏来源先世居于崂山而氏之”。但关于“以赵易劳”说，却未发现只字片语。可见我祖先“宗传东鲁”的遗训同国家版本的姓源著作的记述是一致的。除灵山劳氏宗祠有“宗传东鲁”楹联的精辟记述外，许多劳氏聚居的祖居或祖祠都有类似的对联。灵山佛子镇大芦村老祖居镢耳楼大门有“武阳世泽，江左家风”，檀圩镇沙井村宗祠有“劳勋鲁著，祠宗钟灵”，合浦石康大川头村劳氏宗祠有“繁衍崂山”匾牌。其余还有“松阳苗裔，江左传宗”，“武阳蜀史，统绪劳山”（此联写述五代十国时官至前蜀尚书左相御史的劳彦远祖的丰功伟绩和发祥地）。所有联中的含意就是一个：我们劳姓的祖先发源于崂山。

在纂编族谱工作中，如何对待我劳氏姓源的祖训问题，是关系到是否念宗记祖，还是忘宗叛祖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全族宗亲都十分关心的问题。族谱是全族共同组织编写的，不是个人著作，而是全族人之作，是编谱者受全族人的委托，按族人的意愿去执笔而已。所以族谱必须求实地反映史实，反映全族人共同的意愿，而不能参杂编谱者个人的私见。对于姓源问题，我们的祖先已有遗训，并且深入人心，老少皆知。在编谱中，必须严格遵循祖训，如实地在族谱中反映这一事实和族人的意愿。编谱者存在：“以赵易劳”的认识，可以在族谱之外另行作文向族人申述，让族人进行讨论作出取舍。在这之前，编谱者就把自己个人的认识，把“以赵易劳”塞进族谱，否定“宗传东鲁”的史实。这只能看作是一种背叛祖训和族人的意愿，离宗叛祖的行为。

近年编写的灵山劳氏族谱某些纂编者违反编谱的原则，把族谱当作个人著作，随意把个人的私见塞进族谱里，而尊重史实的有识之士未能参与其事，这是编谱走入歧途的根源。在整个编谱过程中，广大宗亲对这一严重错误进行了大量的耐心劝导和启迪工作，部分被邀的编谱顾问和劳氏研讨会成员曾先后三次在编谱通气会上，详尽地论述“以地为姓”的真实性和“以赵易劳”的虚玄性。希望编者遵照祖训和族人的意愿纂谱。但他们对此当作耳边风。在他们最终决定把“以赵易劳”塞进族谱，否定“以地为姓”时，广大宗亲又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有的知情顾问和编委退出了编谱工作，不承担误导宗亲的责任。有的宗亲拒绝在经济上对编谱的资助。有个编谱常务理事会负责人，返本村向大家募捐谱印费时，村人当面痛斥他叛祖忘宗，结果一分钱也收不上就灰溜溜地离村了。另一个到灵山县直属机关某局找一名劳姓的副局长捐助谱印费，这位副局长说，你们编的族谱是“宗传东鲁”还是“以赵易劳”的，是“宗传东鲁”的，一千二千元我都拿得出，如果是“以赵易劳”的，我一分钱也不给。募捐者被问得脸红耳赤，吱吱唔唔就退出来了。在族人一片反对声中，编谱的几个头儿被迫开会，决定采取折衷办法，把“以地为姓”和“以赵易劳”在族谱中进行并列处理。但最后族谱面世时又走样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个别“以赵易劳”的铁杆子在族谱上机印刷时，又私自把原稿“我们灵山这支劳氏，有人认为是汉文帝赐姓森罕得来的”中的“有”字删掉，加上“多数”两字，变成了“我们灵山这支劳氏多数人认为是汉文帝赐姓森罕而得来的。”可见族谱中的“以赵易劳”是个别人违背族意，背叛祖训的极不光彩的叛祖离宗的行径，应该受到族人的谴责。

撰稿者：劳祖富（灵山县檀圩沙井村人，曾任合资七星毛纺厂董事、党支部书记）